

思辨錄輯要前集

廿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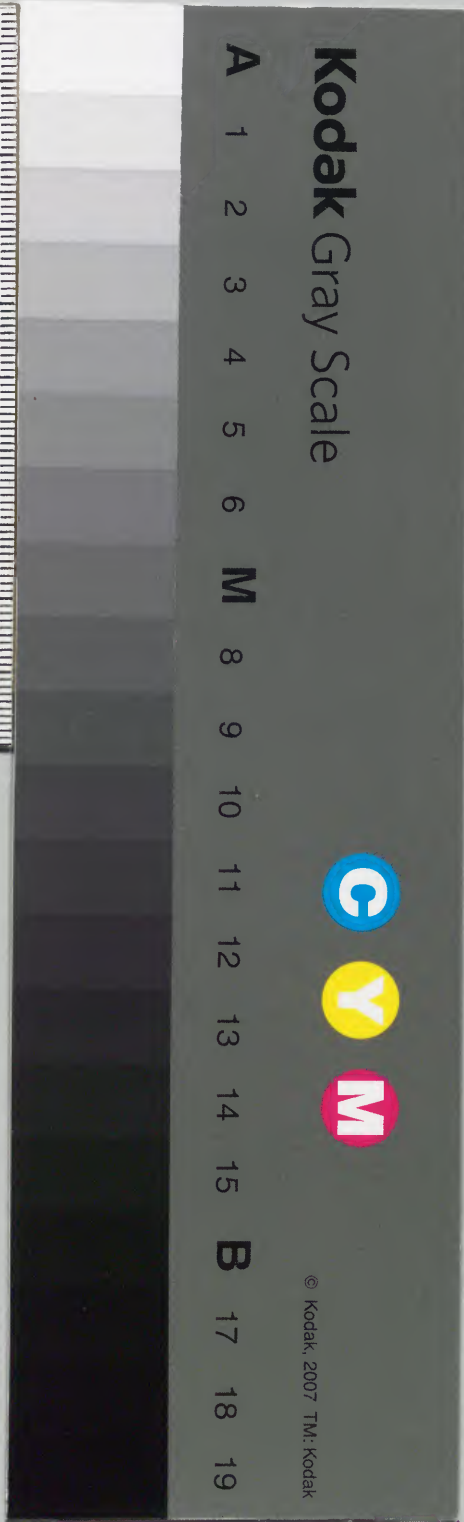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七	六
一	八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七	六
一	八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6
冊數	10 ( 6 )
函號	299 138

共十本





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淺草文庫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治平類學校



古者有大學之法所以教人爲大學之道後世但有  
大學之道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才較難何  
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詩書雖多殘闕然經  
先儒補綴發明之功猶十得五六至於禮樂則竟  
泯焉亡矣非有大聖人起徹天徹地大大制作一  
番後世終無持循學者終無依據



聖人云述而不作非不可作不必作也當孔子之時  
去古未遠唐虞三代之法皆存但殘闕失次耳故  
但用述足矣若今日則古法盡亡必須制作若泥  
述而不作一語則拘牽顧忌終不能復古治然非  
聰明睿知極天理人心之正者未易言也

天下古今止是一個道則知天下古今止是一個學  
凡道術而不出於學校之中者皆王道所當禁也  
周衰百家並興其原皆起於學校之壞後世人主  
莫不思崇學校而聽天下各爲異說雜然與學校  
爭持短長何由致一道同風之盛哉

學校之制自漢唐以下雖代有興舉然皆不過得其  
大畧未能盡復古初之意惟安定湖學教法伊川  
看詳學校明道上神宗書及朱子分年讀書科舉  
之法爲詳然三者之中惟安定明道尤得貫通推  
行之法

昔管仲論處四民凡爲士者必欲其羣萃州處暇則  
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又曰處士就燕閒此卽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之意也今  
庠序雖設士皆散處四方殊失古人教士之旨愚



見新金車要 卷之二  
謂凡建立學宮必當擇一國中勝地學宮之旁廣設屋舍令士人居之似亦於教法有裨

凡學校之師不論鄉學國學太學決當以德行學問爲主德行學問高於一鄉者卽聘之爲鄉學之師德行學問高於一國者卽聘之爲國學之師德行學問高於天下者卽聘之爲太學之師師得其人則天下嚮風自然人才輩出矣

學校之制其在鄉學不過讀書識字歌詩習禮而已至於國學決當倣安定湖學教法而更損益之如經義則當分爲易詩書禮春秋諸科治事則宜分

爲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各聘請專家名士以爲之長爲學校之師者則兼總而受其成如此則爲師者不勞而造就人才亦易

漢制凡五經俱設博士卽書筭之類亦設博士是卽專家名士之意也故漢儒之學雖未精純然尊重師傅淵源有本是以其學尤多近實今世旣不重師傅而學校設官如教授訓導之類徒立虛名何怪乎人才之絕少也

或以爲天文兵法皆當慎秘不當設科於學校者非也天文所當秘者在占驗一家耳至於麻數則儒



者所必當究心何可秘也兵法後世亦未嘗秘但不以之教士耳然惟不以之教士故今之爲大吏居方面者皆耳未習金鼓目不識旌旗一遇用兵則張皇失措舉軍旅之事一委諸目不識丁之武夫此天下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若設科於學校之中而主教得人不能儲才有法國家受天文兵法之利抑訓才有道國家亦不受天文兵法之害

唐立武成王之廟以太公爲武成王與孔子文宣王對後世因之遂設武學此大非武只是吾道中一

藝孔子未嘗無武安得特設一學與文對若學校中設兵法一科則武學卽在文學中矣

伊川看詳學校中有云凡學校法不宜以考校定高下恐起人爭心此言大妙凡學校中選人才可卽聽學校中公舉學師因而察之卽後來不無偏黨之弊然亦十得八九矣

凡學校中選人才只是四科德行政事禮儀文學德書行中有孝友睦婣任恤諸項政事中有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項禮儀則習於吉凶軍賓嘉之典故者文學則書策詩賦卽古博學宏詞之類只此四



科天下人才已盡於此矣聖門言語一科卽在禮  
儀中不必獨設  
書院之設非古亦非禮也此卽是學校在下者豈宜  
私設但在上者既不重學則在下者不得已而私  
創一格以存其微意其爲志亦苦矣乃後王既不  
能畱心學校而又有并書院而禁之者斯文一脈  
危乎殆哉  
大凡書院建立多在郭外名勝之處不獨遠絕塵囂  
而山水之勝亦足以蕩滌俗情開發道妙學者於  
此處讀書講道觀星筭厯誠爲至便深合管子處

士就燕閒之意雖盛王之世不可廢也但當領於  
學校爲學校之分曹不當另爲一家耳  
古有鄉學國學而無太學鄉學小學也國學太學也  
卽天子之學亦謂之國學蓋古者建立天子自治  
王畿千里之地故學亦稱爲國學自後以郡縣爲  
治天子統而理之則郡縣爲國學而天子稱太學  
其實太學之所以教士更無不同是亦頭上安頭  
也然愚謂既有鄉學國學太學之名則亦當稍異  
其制鄉學之中則備治一鄉之法國學之中則備  
治一國之法太學之中則備治天下之法是亦甚



妙

兆民者天子之心士大夫者兆民之心禮樂教化者士大夫之心而君與師則主持禮樂教化者也君師能興修禮樂教化則士大夫之心正士大夫之心正則兆民之心正兆民之心正而天心不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斯言誠然尚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師尊與君等又云能自得師者王則師又尊於君非師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師尊今天下之能爲師者

寡矣然師道之不立實由舉世不知尊師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猥捷者謂之能事方正者謂之迂鄙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束修自勵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

天下無一事無師範金陶瓦小技也非其師則術不傳術不傳則業不售今治天下非特範金陶瓦而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  
使不學無術之人漫然而爲之當其未仕則使之  
習章句當其既仕則責以簿書而欲望天下有臯  
陶稷契之臣成堯舜禹湯之治有是理乎故師之  
一字是天地古今社稷生民治亂安危善惡生死  
之關也乃自三代以來數千百年有天下者曾不  
念及此亦獨何哉

今之師傅卽古之公孤天子之師也然不求其實徒  
存其名而已庶人欲教其子必擇良師以傳之貴  
爲天子爲其子謀曾不若庶人豈計之得乎有王  
者起當制爲定例太子旣生卽預爲講求良師或

卜之大小臣工或訪之山林草野必求如周程張  
朱其人者而聘之旣聘卽待以不臣之禮使太子  
北面受教講求至道雖卽位終身以師禮事之問  
之以道而不勞之以政隆之以禮而不授之以權  
則庶乎名實兩得也

古者升秀民於庠序非以寵異之也所以教之也故  
曰育德庠序今之弟子員能自力學者鮮矣而上  
之人又不思所以教之教官之職悉以罷老無能  
者充位烏能勝任而愉快乎愚謂庶人教子弟必  
自擇良師今之弟子員亦縣官之子弟也其師亦



當令縣官自擇宜著爲令典縣官下車之始卽首詢士民鄰近地方有才德邁衆可爲師表者不拘縉紳布衣縣官親自造廬敦請詣學庶幾教職得人育德有效

省所以統郡郡所以統縣故郡有專官無專民謂凡所隸州縣之民無非其民也惟士亦然奈何州有州學縣有縣學府復有府學割州縣之士以隸之別無意義若與州縣分士而教者恐非祖宗立法之初意也愚謂教職雖微實造士之大要也除縣邑之師令縣官敦請外其府學之師尤爲鄭重必

道明德立可爲一郡師表者太守親自敦請俾任府學之職凡一郡生徒皆聽其選擇教誨倣太學積分之法而以時升之必與府學然後給廩蓋與府學則羣居講習有薪米油燭之資道里往還有舟車跋涉之費故須給廩今之廩生旣無負笈之勞而又無焚膏之費徒耗廩粟胡爲也

洪武初設四輔官位尙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唱和分四時以掌變理之任未幾遂罷此與予天子擇師之說同惜乎其遂廢而不行也

凡官皆當有品級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



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於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之制當另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士氣日昌而聖人之徒出矣松江府志云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邱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皆至大官以此觀之教官決當令州縣自聘蓋學校乃人才風化所自出決不可以猥

雜流品當之今世選舉不行愚謂教官一途似尙可獨行選舉也

麻觀古今以來大抵經時變革一時賢者不死於忠節則歸於隱遯其或去而入於空釋者更多有之蓋君臣之義已定改節易操固無其事而夙有抱負者又不甘與齊民同老其逃於禪悅而更爲主張門庭亦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然而聖道自此日晦世界自此日壞矣愚謂有天下者若易代之後而不用勝國之遺黎故老則賢才可惜若用遺黎故老而遺黎故老竟樂爲新主所用則



又乖不事二君之義於此有兩全之道學校之職臣也而實師也若能如前不用品級之說則全乎師而非臣昔武王訪道於箕子而箕子爲之陳洪範蓋道乃天下後世公共之物不以興廢存亡而有異也聘遺黎故老爲學校之師於新朝有益而於故老無損庶幾道法可常行於天地之間而改革之際不至賢人盡歸放廢矣

問勝國之老曾爲先朝大臣者亦可爲學校之職乎曰若如今者學校之職則不可爲也若如前說則旣謂之師而非職矣不受爵於朝廷不受制於上司縣官以禮聘請講道論德合則留不合則去雖先朝大臣奚不可哉特患爲大臣者原無道德可風而州縣之聘之者亦不以道則此說一倡又爲不肖者長奔競之門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若如前說學校師當議爲定制受聘不受爵受養不受祿居於其國自縣官及縉紳以下皆執弟子禮見藩臬尊官不行拜跪其往來用書策不用文移則勝國之遺黎故老皆可以受之而無媿矣行鄉飲酒乃縣官養老之禮聘學校師乃縣官尊賢之禮二法不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



取士與養士不同取士不論詩賦詞曲總只此幾箇  
聰明才辨之士無往不可以自見養士必須道德  
仁義禮樂詩書所以古之王者只重養士不重取  
士

聰明才辨之人一總埋沒不得只無以養之便把他  
天資都弄壞了所以後世名臣亦多是有才無德  
古之人才非多於今今之人才非少於古然而古多  
君子今多小人者古知養士今人不知養士也養  
士之法莫備於周讀三禮可見

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治平類禮

禮樂之存漢宋諸儒之功自大禮樂之廢漢宋諸儒  
之失亦不小漢儒不知禮樂而妄述禮樂其失也  
愚而誣宋儒知禮樂而過尊禮樂其失也拘而腐  
見舉大石者前呼邪許後則應之或左或右雜而不  
亂因舉謂孚光曰此處亦有禮樂  
禮樂是儒家一箇陣法陣法是兵家一箇禮樂



林兆思禮射圖說大約倣古似亦可行然愚謂古人  
行禮所爲可貴者非謂其一依圖說確然不移也  
亦謂古人舉事處處皆有秩序皆有儀文耳儀禮  
所載不過寫出一規模舉止以爲楷式自君子行  
之必有本之而稍爲變通者如三加之辭禮有明  
文而趙文子之冠見於諸卿諸卿皆有勗辭燕射  
之法禮有定式而孔子矍相之射使子路執弓而  
請惟不失禮意而不泥禮迹故能行之久遠而無  
弊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亦是此意今人遇事  
若不行古禮則喧囂錯亂畧無威儀一行古禮則

又步步循彷彿樣葫蘆了無生趣非木偶則俳優  
矣古禮之不復行者以此予故於此論之

禘禘之說諸家甚雜如公羊鄭康成王肅議論甚駁  
且無意義惟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之言亦  
然又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紀聞云  
禘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  
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此  
數言爲明爽大抵三代去今已遠禮文殘闕今所  
據大約皆漢儒之說未能遽別其是非只以義理



斷之可耳

南北郊分祀之說非禮也其說起於漢儒不知古禮穿鑿附會後世因之遂多聚訟史記漢武帝郊於雍問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合也由此觀之漢去古未遠當時亦止行祀天之禮漢詞臣寬舒等不能舉配祀之禮以對乃謂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爲壇分祀之南北郊之說始於此後又引周禮大司樂之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夫圜丘方澤之言此論合樂非論大亨也大宗伯大亨之

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祀又四書五經中凡言天子大祭只曰郊曰禘並無南北郊之文此可以知漢儒之謬

凡禮必有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宗廟之祭則以祖爲主自祖以下皆從焉郊社之禮則以天爲主自天以下皆從焉所以統於一也若尊地與天抗便非統於一之義

洪武中始爲分祭繼以風雨不調改爲合祭其論禮部有云極陰之月不宜祭天極陽之月不宜祭地故改從仲春卜吉而祭夫無論陰月陽月只冬至



五寒夏至溽暑露立於郊豈能終禮勢必跛倚以  
臨其不敬非小失也仲春卜祭不惟協古禮亦且  
合天時人事之宜  
古禮王者一歲凡九祭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孟夏  
雩季秋饗五時迎氣惟至日其禮至大故稱昊天  
上帝其餘則稱上帝迎氣則稱五帝要之皆天也  
古之王者其治無爲其禮儉約其靜也敬其動也  
簡故能無日不與天相通後世每一祭天所費無  
算無敬天之實而徒增事天之文是又不如歲一  
祭之之爲愈矣

周人以冬至日祭天蓋周人建子冬至常在十一月  
是以歲首祭天也國朝於仲春祭天亦此意然不  
如孟春尤爲至當不惟歲首又三陽三陰交泰之  
時也

南北分祀始於漢元鼎四年蓋因寬舒之說立祠汾  
陰謂之后土其後成帝建始元年因匡衡之言作  
南北郊廢甘泉汾陰祠旣以風變不旋踵而復平  
帝元始中王莽疏如匡衡議又分南北郊已而更  
爲合祭天地共牢而食以高帝太后配三十年間  
天地之祀五徙由此觀之始於漢無疑蓋祖周禮



大司樂之文也

讀周禮大司樂之文曰若樂六變則天神可得而禮若樂八變則地示可得而出曰若曰可得皆泛論合樂非真有是事

古不惟無分祀之禮並無合祭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都從祀耳謂之合猶有分之見者也萬物本乎天只一天字百神皆可貫善乎魏莊渠之言曰天陽也君也父也陰不得與陽抗臣不得與君抗子不得與父抗斯言盡之矣

按漢唐以來千餘年間分祭者絕少卽有好議禮者主於分祭而分則輒合亦其勢也蓋祭天主於誠不在禮文之數數人主歲一祭天猶恐其誠之未至况數數乎繁則瀆瀆則不敬不敬則難久此分祭終不可行也

建始中廢甘泉泰畤作南北郊其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拔折畤中大木十圍以上者百餘成帝異之以問劉向謂不可廢後成帝無嗣卒復其祀按甘泉汾陰之祠未必合禮而變異若此蓋國初所作高祖之精誠在焉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成帝



荒淫敬天之意全無而漫作郊祀安得不召此變  
後光武再造採元始故事爲南北郊甘泉汾陰不  
復祠亦不聞變異以此知開國之初其精誠爲不  
可及也謀始豈可不慎

王莽合祭禮未爲失但至比天地於夫婦共牢而食  
而又以高后配地祇則誠不敬之大者甚至孟春  
合祭之外復冬夏分祭而夏至之日獨奉高后以  
配尤爲可訝

卽魯之僭郊可知古無南北郊之禮何以言之蓋當  
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僭之故春秋頻

書其失使當時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僭  
之而春秋亦必書之矣何竟不一見也書曰肆類  
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而春秋所  
書亦云乃不郊猶三望則知當時周禮大約與唐  
虞相同祭地總在祭天中矣

祭天以誠爲主自諸儒分合祭之論起而舉世相爭  
於儀文度數之末人主幾以祭天爲禮家一套數  
而致恪致虔反不如好佛好道者之兢兢矣嘗讀  
宋寧宗嘉泰五年禮臣一疏具言郊壇中音樂之  
雜沓臭味之濫惡執事供役之垢穢奔迸有不可



言者雖大禮所在事繁人衆然必爲之上者先無  
敬畏昊天之意故爲之下者亦苟且忽畧至於此  
極試觀古者祭天不特王者七日戒三日齋卽一  
國之中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是何等畏  
敬此所謂合萬國之誠敬以事昊天故祭則受福  
今之儒者不能以誠敬導其君并以誠敬教其下  
而徒屑屑焉爭儀文之末吾見其不知量矣

史載南燕王慕容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  
來至壇須臾大風晝晦隋煬帝祀天不齋於次至  
便行禮是日大風不能竟禮御馬疾驅而歸二人

皆不旋踵而亡天威如此奈何不敬

祭天必配以祖考此古禮也愚謂民生於三事之如  
一謂父生師教君成也若天子則當以天與親與  
師三者爲主而均重今事天事親之禮郊禘備矣  
事師之禮春秋二丁殊不足以盡之中庸有云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然則孔子不  
配天地豈非萬世之闕典耶竊謂後王祭天地而  
議配斷當以祖考爲主孔子爲賓是亦禮以義起  
之事

祭天品物古今以來惟重一太牢故帝牛必在滌三



月取其色取其角又加卜焉敬之至矣然愚以爲此亦無可致敬姑以生人所享之極品爲祭所謂祭用生者之祿也若以天視一牛不啻人身一蟻虱雖極其精潔可謂天之所享在是乎嘗竊論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主則代天以子民者也人臣又皆寅亮天工者也昔趙清獻公日間所行之事夜必焚香告天人主以天地之心爲心豈可終歲不一告之上帝乎故愚以爲人主祭天必當齋戒竭誠以終歲用人行政之大畧爲疏告天其餘諸臣吏部則具進退人才之數戶部則具錢糧出

入之數禮兵刑工及有職事之人皆然疏尾人君則書奉天子民無敢怠荒之意人臣則書一心爲國爲民無敢欺蔽之意其誠者天降之福其不誠者天降之殃如此則不惟得敬天之禮亦可警戒爲君爲臣使無逸豫庶幾不爲無助  
祭天品物當以五穀及九州之貢物爲主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五穀則又天之所生以生養萬物者也若九州貢物則王者威德所及以之祭天明能撫有九州之意若一州不服而無所貢則不敢以之祭天示不敢欺也不然誇多鬪靡於事天之禮



何益乎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天子雖七廟其實亦五廟也天子諸侯之分雖不同然親親之殺則同高曾祖考四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故天子七廟其二爲祧實止四親耳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周公制禮在成王之世成王而上由武王而至太王正四親也故追王止於太王由此見四親之於人無貴賤一也

宗廟之祭所以序昭穆非特以別世次也蓋羣昭羣穆莫非祖宗一人之所遺有天下者能保有此羣昭羣穆勿翦勿戕使之歲時共見於宗廟所謂合宗族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今後世祭宗廟止天子主祭而宗族無與者所以待宗族者薄而所以待祖宗者亦薄矣積而至於削奪翦除惟恐不盡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也

諸儒之說云古人廟制皆南向主皆東向蓋古人之戶皆從東入以西爲上也然此必時祭及時禘之時若大禘則羣昭羣穆咸在又有異姓諸侯助祭室中豈能容如許人乎人主向明而治則宗廟之



主亦當向南不必泥古也

或問古者祭必立尸於義何如亦可行於今否曰古  
人用尸取一氣感通之義然其禮亦頗有不便禮  
曰所使爲尸者子行也則是以叔而拜姪矣古人  
亦微有未安故禮又曰凡爲子者祭祀不爲尸避  
以父拜子之嫌也然則叔獨可以拜姪乎蓋尸禮  
必是古人思念音容偶然倡此後世遂因而不革  
非必聖人所制禮也故朱子又曰古人不用尸則  
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閉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  
飫之也又曰杜佑理道要訣言上古時中國與四

夷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今蠻  
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爲之不問族類則尸無  
論不可行於今卽在古亦非祭禮之至當也

按天子七廟之祭最難周遍陳氏禮書曰四時之享  
皆前期十日而齋戒一日而省眠祭之日禮交動  
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裸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  
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九廟  
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不能勝若日享一廟  
則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彌月之間亦莫旣其事矣  
因引王制之言以爲天子植禘禘禘嘗禘烝諸



侯酌牲禘一牲一祫嘗禘烝祫蓋天子之禮春則  
牲祭夏秋冬皆合享諸侯之禮春牲夏一牲一祫  
蓋間一年行之秋冬則皆合享牲祭各於其廟合  
享同於太廟蓋古人亦慮牲祭難遍故制爲此禮  
也然愚謂此禮雖善而牲祭之日周遍終難夫禮  
以義起者也義苟可行則酌而行之何必拘拘於  
古其法莫若以卑從尊制爲等殺孟春則祭於太  
祖之廟以高會祖考合祭仲春則祭於高祖之廟  
以會祖考合祭仲夏則祭於會祖之廟以祖考合  
祭仲秋則祭於祖廟以考合祭仲冬則專祭考廟

而兩世室則併於太祖邇而復始明年亦然爲禮  
不煩而各廟皆可躬親且其所以制爲等殺者又  
皆以子孫從祖考各以世次而非有厚薄輕重之  
嫌也予於宗祭禮中頗言其詳未識議禮之家果  
能不至於聚訟否

程子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其祭皆  
須四代但疏數之節未有可攷朱子謂程子此說  
最得祭祀本意則愚所云以卑從尊制爲等級之  
說使程朱而在未必不有取也

古者郊廟之祭皆人主親行自漢以來禮制墮壞郊



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  
三歲一郊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  
方有事於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雲宮  
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  
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  
禮所謂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又魯人有  
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  
親行雖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  
祐四年親行禘祭禮一次而已蓋鹵簿鄭重禮節  
繁多故也書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今以繁重而反致不能親祭爲兩失之矣  
後世議禮者亦務爲可行慎勿拘泥古禮而反致  
有廢格之患也

禘祭有二曾子問曰禘祭於祖祝迎四廟之主以入  
王制曰天子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此時祭之  
禘也公羊傳曰大事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祭之禘也禘祭  
之文惟此二條此外無餘禮矣

禘祭年月份無其文惟公羊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  
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殷祭亦大



禘之稱五年再禘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  
未有禘祭之文鄭康成因之乃謂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漢儒援此以證禘禘相因之說徐邈又謂禘  
禘相去各三十月禘禘紛紛幾不可辨矣史載唐  
睿宗以後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  
數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禘其年夏禘訖秋又當  
禘禘禘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禘各自數年兩  
岐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  
後并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  
爲乖失紛錯如此可謂瀆亂不經矣

周禮天子祭諸侯必助祭蓋天子與諸侯既分國而  
治則其來朝不能數數故制爲禮法當其來朝之  
時卽天子舉祭之時不惟一舉兩得亦以今日之  
諸侯皆昔日之功臣子姓故不敢以天子之威福  
臨之而直以祖宗之靈爽臨之也今天子歲有時  
祭三年禘五年禘而王制適有比年小聘三年大  
聘五年一朝之文則是時祭之時大夫助祭禘祭  
之時卿助祭禘祭之時諸侯助祭朝聘之與祭法  
適相表裏也卽使禮無明文亦可因之以起義况  
康成既有其說歷代因之亦何必以不載禮經爲



疑乎

按禘禮大傳謂王者宗廟大祭追祭太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太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夫既謂之太祖則其上無可推矣又安得有所自出之帝而配之乎蓋古人最重宗法后稷之於帝嚳必是別子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不及帝嚳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及其既爲天子之後可以祖天子矣而又以宗法不可亂故仍以后稷爲祖而帝嚳則特於禘祭之時一審諦之此周公之精意也不然則周人竟當以帝嚳爲始祖矣奈何別祖后稷而特設

一禘祭之文多其曲折乎

按帝紀姜嫄爲帝嚳元妃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慶都生堯簡狄生契常儀生摯今帝嚳不立稷而立摯是廢長而立少也蓋上古荒忽世紀難明此不可據而詩傳又有姜嫄無人道而生子帝嚳棄之故名爲棄夫既爲元妃矣安有無人道而生子乎其說背謬書傳不可據也

禘禘之辯諸儒謂禘爲禘其祖之所自出但配以始祖不合羣廟禘則羣廟之主皆合食蓋后稷爲別子別子爲祖故可以統其所當統之子孫若帝嚳



則又有帝摯相承爲大宗不當統后稷之所統此禮甚當然使後王行禘禮時太祖非別子萬國諸侯咸在則亦不妨合羣廟之主不必拘拘於古制也

禘祭有二禘祭亦有二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此大禘也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禘諸侯禘一禴一禘此時禘也

康成一禴一禘自謂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緯書之說固不足信矣謂出於春秋魯禮並無事實可

證其言曰文公二年既有禘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禘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影響穿鑿宜爲諸儒所鄙

胡致堂謂禘禮卽禘禮不當並舉但在天子則謂之禘在諸侯則謂之禘因舉諸儒之言以爲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又云魯國當用禘以僭用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而無禘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其言亦是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卽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



禘及其高祖其文義亦似天子禘諸侯禘大夫士則并禘不敢有事必請而後行故謂之于禘若如此說則國家行禘禮更不必行禘禮自無年月兩岐俱下之弊

愚按經文無禘祭之名禘只是合字之義曾子問曰禘祭於祖是言合祭於祖凡禘禘禘嘗禘烝之時皆可謂之禘非於禘嘗烝之外別有所謂禘也春秋有大事於太廟但云大事卽禘亦未可知而公羊云大事禘也此亦公羊之言於經文無所據且終春秋魯無書禘者卽他國亦無書禘者以此知

禘只是合祭總名恐未必於常祭之外別有所謂禘也

嘉靖議禮時席書黃綰之徒先後以大禮問於陽明陽明皆不答嗚呼此先生之亮識高節爲不可及也當時大禮之議惟璵萼之論爲得其正然使出自陽明則當時後世又不知生多少議論矣此先生之亮識高節所以爲不可及也

禮者理也禮本乎理理爲體禮爲用故禮雖未有可  
以義起後世儒者止識得一例字聚訟之譏所由  
來也陽明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



塵其有見於用修諸臣之非乎  
藉田之禮甚盛典也然以觀近代所行則全爲虛文  
矣愚謂王者旣欲知稼穡艱難則藉田之說曷不  
於苑圃中行之時時觀穫如近日幽風亭故事而  
乃以文具行之先王之意荒矣

問朱子明堂圖說以爲明堂制如井田南爲明堂北  
爲元堂東爲青陽西爲總章四隅則遞分爲左右  
个天子按月令居之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中爲太  
廟太室天子每季十八日居之其說如何曰此朱  
子按禮記月令而爲之圖說也愚意恐未必然蓋

古人所謂明堂不過取向明而治之義以便於朝  
諸侯耳若按月令而居則冬三月宜居元堂太廟  
及左右个此時北風方勁天子正北開門恐大非  
順時保攝之義且天子至止百官皆從而居左右  
个則偏側不便亦非臨御之體古人恐不如是之  
迂腐也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  
不入也若如朱子之說則寒之入甚矣且天子巡  
狩之制各處皆有明堂其所至皆有常期則其所  
居皆有常處不應一處明堂便悉備十二月之制



也

問明堂之制畢竟當如何曰大約自當如朝廷宮殿之制百官扈從皆有食息寢興井竈溷浴之所卽今之所謂行殿行宮也但朝廷宮殿當嚴密此則當宏敞以便朝見故謂之明堂耳何必另一制度穿鑿附會乎

諒陰天子之大事內盡人子之心外係臣民之望卽位之首事無重於此乃後世卒廢格不行遂使三代而下俱爲無父之天子予深痛其弊嘗極論三年喪之當復且爲區畫禮制分爲四節始死行受

顧命之禮旣殯行諒陰之禮踰年行改元之禮三年行踐阼之禮又議臣民服制以親疎爲等殺語詳春秋討論似可舉行爲人君者而有志復古此爲莫大之舉矣

諒陰之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此古者人君通行之喪禮本非甚難事後世儒者却看得過當以爲諒陰非古人不能行卽冢宰一人非如伊周恐不可托愚謂不然夫古人居喪不言非真閉口不言亦非絕不與聞國中政事也特不受朝賀臨羣臣稱朕稱制行禮聽樂耳至於國家大事



二三大臣自當造喪次密商商定則冢宰致嗣王之命以告於百執事故謂之聽於冢宰蓋小臣微賤不得輒至喪次面君也是人君雖行三年喪其於朝廷事原非廢缺冢宰原非偏任豈得以居喪不言及冢宰難任爲不便而遂廢三年之禮故愚謂古禮之廢泥禮者廢之此言殆不虛也

人君行三年喪臣下多不欲者又有故蓋過泥四海過密八音之說恐君行臣從多所未便故晉武帝欲行三年喪傅元不可曰主上不除而臣下除之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予謂是亦有說高曾祖考

之於人皆一本之親誼至戚也然以世系之遠近則不能無等級之分况君臣以義合豈得以臣民嗣君槩爲一例愚意亦欲如本宗五服圖例勘爲一格嗣君爲一等其餘公卿大夫士庶爲一等雖均服斬衰而有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之別其餘卿大夫之當服者各以其類附庶情與義均理與事協三年喪或有可復之日也

禮記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義也言以義起如孟子言舊君有服之類是也陳澹訓比字義者非



天下至尊莫尊於君天下之親莫親於父居天下之至尊而先失禮於其至親本根撥矣其何能國故  
 人君不能行三年喪而欲復三代之治者未之有也

私擬君喪五服圖

年	三	衰	斬
王	大臣	勳戚	衰
期	品至三品	文武臣一	衰
九	品至六品	文武臣四	衰
五	品至九品	文武臣七	衰
三	庶人	士	衰
月			
月			
月			

右君喪五服圖此姑就今制約畧分爲五等也若王

者有志復古當如周室五等之爵因而爲五等之服斟酌變化無所不可至於哭泣衰麻之節與夫飲酒食肉之禁亦當稱情量理議爲定制使天下有所遵守庶君臣之間不至愆然無情而服有等殺不至扞格難行也

聖人之教無所不該者也故就論語所稱則有四科由此而觀後世人才果能於四科之中出類拔萃是卽聖人之徒也後世不知此義孔孟之後槩以伏生申公歐陽高夏侯勝之徒當之夫伏生之徒不過文學中人耳乃歷漢唐以來儼然專兩廡之



席而功業彪炳志行卓犖爲古今人所信服者固不得一與從祀之列而槩擯之門墻之外是止以吾夫子爲一經生而裒集後世許多無用之老儒共作一堂衣鉢也無怪乎奇偉英雄之士掉臂而去而作史之家必另爲道學傳以載其人而爲道學者亦甘自處於一隅之陋此其失非細故也愚意聖門從祀自及門七十子及周程張朱具體大儒之外皆當分爲四科妙選古今以來卓犖奇偉第一等人物盡入從祀如黃憲文中子此德行中人物也張良李泌此言語中人物也孔明房杜韓

范司馬此政事中人物也遷固李杜韓柳歐蘇此文學中人物也細細論定擇其中之尤卓偉而無過暗合於聖門躬行之流者舉天下通祀之其餘則各從祀於其鄉之聖廟他如已從祀之諸賢亦須辨其行誼學術功業之大小大者通祀於天下小者祀於其鄉庶幾一洗向來學究之習而成聖人大無外之教

從祀諸賢如周子朱子其功不在孟子下此尤當在配享之列者非僅僅從祀已也

凡古來節義名臣如關羽顏真卿張巡岳飛之屬當



凡在德行之列小儒不知而二氏之桀者反得竊之以惑衆在二氏固爲援儒入墨在吾儒未免推而遠之矣

釋氏有佛法金湯一書凡古今人物有一言一事及於佛或與釋氏一二人相處者卽拉入集中惟恐其孤而無助也在吾儒固收之不勝收然其間卓絕者亦不可不收久久成習天下後世將竟以此種人物爲真非聖門人物矣

聖人之道固天下萬世至尊至貴之道然亦必俟時君世主尊之信之而後行則報本推崇之道儒者亦不可不講也愚意自堯舜禹湯文武而下如漢之高帝及孝武孝明宋之理宗皆不可不祀於聖廟前殿凡丁祭則先展拜於前殿而後入而成禮於孔子蓋道重則尊信吾道者亦重此固報本推崇之道亦化導時君世主之一機也

魯哀衛靈衛孝齊景以及梁惠齊宣滕文魯繆皆能尊信孔孟但未充耳似亦皆當議祀

凡一邑之中忠臣孝子鄉賢名宦義夫節婦凡得祀於其鄉者皆得從祀於聖廟者也其不得祀於聖廟者不得祀於其鄉是亦大道歸一之義



或問諸賢從祀聖廟則聞命矣其節婦奈何曰詩首  
關雎易著家人婦德之訓莫備於吾儒矣此義豈  
可或闕但祀於廟中無此禮則或當別立廟於廟  
側而遣官祭之可也

凡爲諸生者禮無不與祭今惟執事數人爲太畧矣  
愚謂丁祭宜制爲定法凡諸生決要助祭不至者  
比於歲考蓋旣爲聖人之徒而一年兩次拜祭猶  
有推阻則其人品心術亦可知也

吾人終身以聖人爲師則聖人之祭終身當與者也  
乃世俗孝廉登科卽謂之出學門自此終身不與  
祭何怪乎一入仕途卽與聖人之道相背而馳也  
愚謂亦當制爲定法凡鄉紳在籍者皆隨本處正  
官助祭於廟庶幾得終身歸往之義

今制丁祭惟府州縣正官凡上司皆不與此亦未是  
總之自爲諸生以上無一人不當與祭也洪武中  
釋奠孔子時誠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不陪祀而  
受胙帝震怒停基等俸各一月葉龍泉爲縣祀孔  
子羣吏竊飲猪腦酒繫獄坎垓終身凡開闢聖明  
大有爲之主無不敬孔子者享國長久非無謂也  
言夏謂國初凡城隍之神皆易塑像而爲木主固善



思辨錄輯要 卷之三十一  
然城隍似不妨塑像予曰凡所稱神有三天神地  
祇人鬼人鬼可以塑像天神地祇不可塑像人鬼  
原有是形故可以象之天神地祇初無是形豈可  
妄爲塑像耶

升士問然則孔子亦可塑像耶予曰凡塑像者謂其  
音容不遠則而象之可以起人愛敬增人思慕也  
如開國功臣及近代名公生祠之類皆不妨塑像  
孔子則功德之盛如天如地難以形容且世代久  
遠音容難肖塑像恐瀆不如木主之妙也升士曰  
予嘗見蘇郡府庠文廟立木主於座而刻孔子石

像於傍似爲得體予曰得之推此以往則凡可塑  
像者皆當如此旣無褻越之嫌亦盡想慕之道矣  
十月之朔舉行鄉飲升歌之次友人有笑者曰此種  
聲容殊無足樂何益於身心性命予曰惟無足樂  
故有益於身心性命也古人鼓腹而歌擊壤而歌  
操牛尾而歌俱有甚聲容惟無足樂故爲天下之  
至樂古人所以樂而不淫也若如今之戲劇倡優  
侏儒猱雜子女觀者且以爲歡樂之極而不知已  
樂而淫矣喪名損德敗俗亂常其於身心性命求  
其無損且不可而况於有益乎



禮載四面之坐象四時先儒謂坐有四方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而坐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也所謂坐主東南者坐東近南而面西賓坐西北者坐北近西而面南主西向賓南向所謂賓主不相對者此也若如今禮賓主隅坐則仍是相對矣是禮主於敬主非尊賢矣介輔賓者也坐賓於西北坐介於西南南者賓之南也坐西面東非坐西南隅也僎輔主者也坐主於東南坐僎於東北北者主之北也坐北面南非坐東北隅也君子席不正不坐行禮之地而有不正之坐民何觀焉其三賓衆賓僚屬俱正向而主賓介僎又各隅向是八面之坐非四面以象四時也嘉靖四年蘇守胡公改正其位立榜於學宮萬厯戊午仁和李我存守澶淵訂正頰宮禮樂亦改正隅坐之禮刊書流布蓋國初會典舊圖原皆正坐正嘉重刊乃始更之或纂修者一時之誤而今遂各處相因莫敢改正亦可噴也

六藝之中禮樂爲急射卽次焉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古者男子始生卽懸桑弧蓬矢自成童以至於耄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盡志於射以習禮



樂聖人因而教之制爲射禮李我存曰成周之以射教猶唐之詩賦宋之經義今日之制舉皆所以駕馭英雄使之斂才就法也故庠序以之命名有司以之教士周禮鄉師正歲稽鄉器黨共射器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且將祭祀則射將養老則射諸侯來朝則射諸侯相朝則射燕使臣或與羣臣飲酒則射設爲大射賓射燕射三禮而又將大射必行燕禮將鄉射必行鄉飲酒禮有恩有義而後與之射以觀其德行故人樂而趨焉先王之教可謂委曲而多術矣以視徵文之暗中摸索孰爲優乎射禮令典儀制甚畧雍志稍詳然亦未盡其妙惟李我存鄉射疏斟酌古今圖說詳盡竟可頒之學官以爲射禮之式



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治平類樂  
天下無必不可知之理天下無必不可能之事天下  
無必不可作之器天文樂律二者固稱絕學然精  
天文者代不乏人獨樂律議論愈多去古愈遠此  
非樂律真不可知不可能不可作皆論樂者不能  
推見原本精求聲氣之元而徒執金石累黍龠合  
分寸之說以誤之也

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明太倉陸世儀道威著

後學嘉興沈維鏞重校

治平類樂

天下無必不可知之理天下無必不可能之事天下  
無必不可作之器天文樂律二者固稱絕學然精  
天文者代不乏人獨樂律議論愈多去古愈遠此  
非樂律真不可知不可能不可作皆論樂者不能  
推見原本精求聲氣之元而徒執金石累黍龠合  
分寸之說以誤之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見辨金車要 卷之三十一  
一  
欲正五音必先六律欲正六律必先黃鍾欲得黃鍾  
必先審聲氣之元欲審聲氣之元必先致天地之  
和欲致天地之和必天子建中和之極後世作樂  
不先講中和位育而紛紛於斛尺秬黍豈非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哉

候氣者古人所以驗天地之和也王者已致其中和  
位育矣然未知已之果出於中和天地萬物之果  
登於位育否也於是爲之候以吹之吹以聽之吹  
之聽之而果得所謂中正和平聲氣之元矣則又  
爲之被以管絃和以節奏薦之上帝饗之祖考所

以告成功於鬼神不敢以私意飾爲笙歌欺祖宗  
欺上帝也今人不知致中和以位育天地亦不問  
天地之位育與否而但云候氣不知所候之氣果  
屬何氣與

樂有樂章有樂音樂章成於人樂音出於天天人合  
德故可以殷薦上帝後世樂章矯誣旣無可取而  
樂音又皆出於穿鑿豈能諧神人和上下

天地之氣不可強當其和時則候得和氣當其不和  
時則候得戾氣此萬萬不爽之理故三代以下無  
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時其候氣之法作樂之法



與夫斛尺秬黍當無彼此之殊也然而孔子於古  
今之樂獨稱舜樂且謂韶盡善盡美武盡美未盡  
善則知作樂根本全在當時帝王中和位育故當  
堯之時則有堯之氣當舜之時則有舜之氣當桀  
紂幽厲之時則有桀紂幽厲之氣故堯舜禹湯之  
時而反候得桀紂幽厲之氣作桀紂幽厲之樂決  
無此理則知桀紂幽厲之時乃欲候得堯舜禹湯  
之氣作堯舜禹湯之樂有是理哉乃後世胡范司  
馬諸大儒於皇祐元豐欲復簫韶九成之舊而西  
山蔡氏又鑿鑿著書以元聲爲必可得其亦未之

思矣

王陽明曰韶是舜一本戲武是武王一本戲二語妙  
極則知桀紂幽厲自有桀紂幽厲一本戲人君表  
也表正則景直樂無心焉樂無權焉治天下不求  
君心而求之樂是猶不立表而求直景有是理乎  
樂由天作不特候天地之氣而作者謂之天卽非候  
氣而凡出於無心者皆謂之天樂記曰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物使之然而  
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此其間有天焉故審音可  
以知樂審樂可以知政季札觀樂於列國之興亡



一一不爽蓋列國之樂皆成於無心無心則合天  
是以興亡之徵皆先兆於聲而不可掩所謂惟天  
不容僞也不然誰不欲爲夏聲者而獨讓秦之樂  
爲夏聲耶

有天下之樂有一國之樂有一人之樂咸英韶濩天  
下之樂列國之音一國之樂也執玉高卑其容俯  
仰當食而嘆無喪而戚一人之樂也而其中之莫  
知其然而然則皆天也

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樂聲曰厲而哀  
非興國之聲也陳後主作無愁曲曲終樂闋聞者  
莫不隕涕隋開皇初新樂旣成萬寶常聽之曰樂  
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煬帝將幸江都王令  
言聞琵琶新聲曰宮聲往而不返帝必不令終此  
數主者其製樂未嘗期於亡國也而卒至於亡國  
其聲皆驗此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樂由天  
作

或問子云樂由天作凡樂之成必象人主之德否必  
兆一國之興亡然則樂皆以無心作之可矣乃孔  
子論爲邦又何必曰樂則韶舞也曰前此之論樂  
言帝王作樂之理也孔子之論樂言帝王用樂之



見辨金車要 卷之三十三 四  
道也蓋樂之爲物感於物而後作故記曰凡音之  
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其既作之  
後則又足以感人故記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帝王之治天下功成作樂  
一本乎德與時同不可強若夫前代帝王之樂其  
聲音節奏備在樂官者則固可用之以調情淑性  
化民成俗孔子之論韶舞蓋當時之韶樂聲音節  
奏猶有存焉故也今則古樂盡亡而論樂者猶以  
爲韶舞可復是不識作樂之理與夫用樂之道安  
可與之論樂乎

人聲可悟樂律喉律管也其聲闕者宮音也高亮而  
嗷殺者商音也確以止者角音也燦揚者徵音也  
沈細者羽音也然一人之喉又各自具宮商角徵  
羽所謂十二律旋相爲宮也中央之音宮西方之  
音商東方之音角南方之音徵北方之音羽律管  
應五方之氣也  
人之生有聲中黃鍾之宮者有聲中某律者古者太  
子生太史必吹律以聽其聲是也

喉律管也心律本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  
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



樂心感者其聲擘以緩故心者聲氣之元也喉者  
知所以候氣也故欲調聲者先平其心心平則氣和  
氣和則聲和矣

有天樂有人樂人樂以喉爲律管以心爲聲氣之元  
天樂以律管爲喉以天地之氣爲心古之天樂實  
本人樂而起者也故樂以人聲爲主

樂可以知吉凶以其得氣之先也凡人與物皆乘於  
氣氣不可見惟樂能宣之故善察微者審音以知  
吉凶識天地之氣也近世有風角鳥占總爲審音  
人之樂則知凡天地之聲皆樂不必五音六律而後

謂之樂也

論樂必須定中聲古今聚訟究竟中聲亦不難知只  
廣大和平者爲是世有聖人其心廣大和平則自  
能知廣大和平之聲

黃鍾爲十二律之君故聲如洪鐘中黃鍾之宮者其  
人必大貴商爲西方之聲故中商聲者其人必好  
殺

十二律仿人聲而作非人聲似十二律律音有定人  
聲無定故律管既成之後卽以之節人聲欲使之  
得其中也今伶人唱曲多有吹簫管和之其音有



入簫管者有不入簫管者此即中律不中律之謂  
黃鍾候氣必正冬至必定土中今麻法既有歲差土  
中又自不同則黃鍾之長短清濁古今亦必有不  
同者世儒拘執古法皆非也

黃鍾候氣必正土中然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  
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  
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也故土圭測日景常在子  
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北常在丙午壬  
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鍾之律於壬  
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於丙午之中然後灰飛  
始應按此係舊說予謂恐未必然候氣所係在淺  
深不在偏正也

蔡元定作律呂新書以律管尺寸古今聚訟難以憑  
準欲多截竹以擬黃鍾此意甚妙但此法止可省  
爭辨尺寸之煩至於律管之音與古黃鍾合否則  
未可必予意樂主於聲則審樂斷以聲為主紛紛  
論器論數皆後一著事也觀聖人既竭耳力句可  
見  
律管參驗天地之氣斟酌中聲以和人心蓋三才之  
道備焉王者能理三才則律管正矣



思辨錄輯要 卷三十一  
樂律必始於候氣然候氣之法最難三代以下未聞  
有能候氣者隋文帝時牛宏典樂依古法候氣氣  
或不應或連月灰飛不息文帝詰之牛宏不能對  
洪武中亦會候氣而氣終不應後太常官無別法  
潛爲地道通密室之下實以石灰候冬至節至則  
以湯灌之氣升而灰飛率以爲常此見世法錄由  
此觀之則樂律卽候氣一事後世已不得其法而  
紛紛然欲多截竹以擬黃鍾取羊頭山黍尋河南  
葭灰辨今尺古尺卒之迄無成效無足惑也

候氣之法擇地尤要地有偏中氣有先後江南早春  
江北晚春古詩河畔水澌長安花落是也地有五  
方五方各有氣五氣各有聲然惟中央者爲中聲  
故欲求中聲必求中氣必擇土中此候氣者所當  
知也

凡人心與天意人事與天道往往暗合世人卽極意  
矯揉造作不過適如天意而止堯舜之時其造律  
非於候氣之後如後世多截竹以擬黃鍾也所謂  
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天人適相合  
耳以此知後世所造之律雖未嘗候氣然愚以爲  
苟以之候氣則亦未有不相合者蓋天人無不暗



合也隋文時候氣不應或連月灰飛不息此非不盡善蓋天人之氣亂矣氣亂則其律亦必亂亂與亂天人固自相應觀其建國不過再傳則氣之亂驗矣天人相應契若毫髮不務修德以回氣數以合天心而顧擾擾於候氣之說所欲上合古初豈不為造物所笑耶

天地之氣猶人身之脈脈亂則其人亡氣亂則其國壞

世有識微之士其於候氣之至或治或亂固應知之即或豐或凶或水或旱亦必先知之蓋天地之氣應於節候必自不爽特世無聖人能識天地之微耳

樂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蓋一定之理凡琴瑟之絲數鐘磬之銅劑簫管之竅孔皆準於此非是則不能成聲矣此法伶工遞相祖述原未嘗廢特習而不察耳儒者但當審聲若製器則工師之事不必侵官也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樂如是而已器數非所急也

樂有十二律六為陽六為陰其陰者又謂之呂故曰



六律六呂律者法也呂者助也十二律皆可爲衆音之法故通謂之律要而論之六律又可爲六呂之法故亦謂之六律五音宮商角徵羽然其端原於人聲之喉舌齒唇牙喉宮音也舌徵音也齒商音也唇羽音也牙角音也中土之人多喉音南方之人多舌音西方多齒北方多唇東方多牙

五音非一定之聲在太簇爲宮者在黃鍾則爲商在姑洗爲宮者在黃鍾則爲角故善考律者必曰聲中某律之宮若不言某律而泛稱宮商非定論也凡旋宮皆以隔八相生取之如黃鍾爲宮則林鍾徵

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鍾變宮蕤賓變徵以下皆然蓋十二律皆有五音故謂之六十調又合二變聲故謂之八十四聲此旋宮法也

正聲之止於五變聲之止於二皆有天然一定之理俱於三分損益上得之正聲至五聲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故止於五變聲至二聲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故止於二邵康節觀物外篇謂以日出日入爲法非是律呂新書疏之甚詳

黃鍾一聲而已以三分隔入之法遞相差次而有十二律以十二律遞相差次而有六十四調八十四



聲蓋天下聲音之變盡於是矣此古者制樂以擬人聲意也

十二律至仲呂相生之道窮矣蓋仲呂隔八卽黃鍾以下與黃鍾所生相同若以之爲七聲則商角徵羽皆高於宮聲矣故爲變律而其數止用黃鍾之半其不能不爲七聲者不具七聲則一律廢非天地之完音欲具七律而仍用黃鍾則不可若不用黃鍾又無從起數故於黃鍾諸律止用其半而其聲出於本律此所以謂之旋宮而見天地之氣相循環而不窮也噫微矣

國語伶州鳩曰律者所以立鈞出度也韋昭註云鈞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製如何朱子語錄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爲一均蓋以律管雖可以齊五音而吹有重輕則音難遽定非神瞽不足以知之故依律而製音一定而易調也漢京房亦以竹聲難調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準卽古均鍾意也又梁武



帝作四通亦絲聲與準同意  
樂之難諧大約學士大夫泥樂理而不知樂音工師  
伶人識樂音而不遠樂理其實樂者音與理而已  
其聲翕純噉繹則音正焉廣大和平則理存焉故  
君子但當審音察理若夫器數之事如銅劑之厚  
薄律尺之長短則工師之事聽之工師而已不能  
審音察理而反紛紛於銅劑律尺究竟不能通曉  
反爲工師所笑如宋景祐之樂李照主之然太常  
歌工病鍾聲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聲清歌協而  
照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

一夕易之而傑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請帝  
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指寸不用徑  
圍且製器亦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  
非漢津之本說而漢津亦不知則知論樂不務審  
聲而紛紛器數者大抵皆說夢也蔡元定律呂新  
書尙不可用况其他乎

洪武初嘗諭禮部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今  
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氣與地氣不審人聲  
與樂聲不比是以雖用古之詩章古之器數亦皆  
乖戾而不合凌雜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



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而爲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數語盡古今論樂之弊

問太史公云六律爲萬事根本而於兵械尤所重如何曰度量衡皆起於律所謂爲萬事根本也兩軍交戰之時其吉凶必有氣氣與聲相近故吹律則能知之猶之望氣之學也其於關係尤大故曰尤重

樂不過聲詞二者聲要眇而難尋詞平實而易辨三代而下求詞之合於雅頌者寡矣聲云乎哉

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詩詞也詩詞得所則樂正矣學士大夫不正樂於詩辭而欲致力於聲音求之不可依據之天卽求之聲音又不知旣竭耳力而徒爭於累黍斛尺以較論夫長短容受所以本末倒置而反爲伶人賤工所笑也

洪武癸丑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生前導遂命翰林儒臣撰樂章諭之曰古人詩歌樂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矣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



撰述無有所避於是儒臣乃上所撰神降祥祝酣  
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  
皆存規諫命禮部付歌工肄習之按此真得古人  
詩樂本旨蓋祭祀還宮之日正去敬就弛之日也  
於此而敬則無不敬矣回鑾歌煞有深意

祭宗廟詩詞撰述貴誠誠則可貴如思文之頌后稷  
天作之頌太王維天之頌文王執競之頌武王成  
王康王其辭皆實而不夸故奏之者不慚聞之者  
足戒若漢魏而降宗廟詩詞非不極鋪張揚厲然  
於誠之一字殊有未當君子讀其辭未嘗不慚其

德矣

按漢書稱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歌十六章爲房  
中樂今觀其辭不類房中而四章之中復有乃立  
祖廟句且漢高之世不聞別有宗廟樂歌而孝惠  
之世復更名其樂爲安世樂則知此歌雖名房中  
實亦宗廟所通用也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禮樂其  
所不貴魯兩生不赴召而叔孫通以綿蕞繼之樂  
歌之成於婦人不足復論矣顧詩歌之中不盛稱  
功伐而以大孝休德爲言且言之重辭之複似乎  
知所本者但漢高之有天下功差不媿德則尠焉



而至於孝之一字則分羹擁篲頗多負疚以是告之宗廟得無有慚德歟

或謂文廟份數宜從八宜從六言夏曰宜從四謂孔子嘗爲大夫也予曰不然孔子雖嘗爲大夫然使今日文廟之主仍稱魯司寇則四份宜矣今廟主稱至聖先師是已尊爲百世師在帝王之上豈可律以大夫之禮乎愚謂天下之人凡天子公侯大夫士庶皆有定分惟師無定分不可以等級拘也祭禮份數天子當用八諸侯當用六大夫當用四各以已所應用爲尊師之極致旣無僭越之愆亦

無貶損之咎隨分致虔各得自盡與禮祭用生者之祿義特相符斯爲至當問今文廟所用乃宋大成樂今份數旣有差等則樂舞之制當何如曰經之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禮樂非必不可興不可作之事有聖人起文廟樂舞可以意創也曰創之之大畧何如曰樂以象成舜之德在揖遜則其樂揖讓周旋武之功在征誅則其樂總于山立聖人道貫百王德備文武而其澤及萬世者尤在詩書六藝則其樂制當兼文武舞而更益以詩書六藝之事斯爲有當



審音不難且卽以俗樂論之如琴瑟之與琵琶皆絲音也而琴瑟之聲疏而雅琵琶之音繁而哀此共人所知也又如笙簫之與羌笛同一竹音也而笙簫之音和而柔羌笛之音厲而勁此共人所知也其他鐘磬之與鈺鈸堂鼓之與羯鼓往往可審推此則中正和平之音非必不可求者故曰有中德者必知中聲

俗樂之音最當審蓋俗樂皆無心而作卒然而興由於人心之好尚人心所在則氣運存焉此其間皆天也嘉隆間吾州有魏良輔者始爲崑腔其聲舒長而高亮一時人士皆慕好之此後吾地太平幾百年亦音之先驗者歟今則崑腔雖存其音節皆變而淫靡哀促矣又有張三者善彈三絃子其音繁而淫則風俗亦爲之一變又近時音樂橫笛羯鼓高吹急播器凡八名爲打十番未幾中原戰伐遂起聲音之先驗如此

陽明有言韶武是舜武一本戲此明以今之優戲爲樂也今卽以優戲觀如琵琶躍鯉之屬其詞曲猶本於孝義至西廂則導淫矣今則琵琶躍鯉置不觀卽西廂亦以爲村朴不知何所底止是一優戲



亦有古樂今樂之分况雅樂哉

優戲不但套數有今古之分卽音節亦有今古之分凡舊戲卽極忙迫時音節亦整新戲雖大團圓時音節亦悲莫知其然而然此謂天人暗合

金華文統云漢以後以俗樂定雅樂隋以後以胡樂定雅樂故天下後世不知雅樂正音其言甚正然雅與胡俗雖異而聲音之理未嘗不通欲知雅樂未始不可於俗樂胡樂中參求反觀而得者孫應鰲律呂發明載西域蘇岐婆一均七音與華相同又沈氏筆談言今之燕樂與古樂相近但高二律

以下故無正黃鍾聲所謂合字大約當大呂以此觀之胡俗雅樂雖大相懸而其間旋宮之法則大約相類也卽此審之辨其所謂淫濫驕僻而後反求其所謂中正和平則聲音之理於焉在矣豈必盡去今樂而後得雅樂哉

朱子曰古樂亦難遽改且就今樂中去其唯殺促數之音攷其律呂令其得正并令詞臣撰製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戒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和平此言殊近裏著已所謂今樂猶古樂也

今之樂猶古之樂談律呂者晦之今之兵猶古之兵





談八陣者晦之

言

同

之

才

盡

其

世

以

天保甫

